

罗帅生平记略

罗荣桓元帅的名字，青年人可能比较陌生，因为他在 1963 年就去世了，去世的时候，只有 61 岁。我们这些在罗帅培养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同志，谈起罗帅光辉的一生，想起吊唁罗帅时的情景，都忍不住热泪盈眶，怀着无限的崇敬和哀思，惋惜地叹息着：“他离开我们太早了！”

毛主席在向罗帅遗体告别时，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：“罗荣桓同志逝世了，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，很不容易啊！”还写了一首七言诗——《吊罗荣桓同志》：

记得当年草上飞，
红军队里每相违。
长征不是难堪日，
战锦方为大问题。
斥鷃每闻欺大鸟，
昆鸡常笑老鹰非。
君今不幸离人世，
国有疑难可问谁？

不论在当面或是背后，我们都喜欢叫他“罗政委”。这不光是他在 1927 年参加鄂南暴动以后，30 多年的革命斗争，从红军、八路军到解放军，绝大部分时间，是担任党代表、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工作，而且大家叫惯了，喊着“罗政委”这三个字觉得格外亲切，心里热乎乎的。

罗政委生于 1902 年阴历 10 月 27 日。家在湖南衡山县鱼形镇南湾。父亲教过书，后来开药铺，半商半农。罗荣桓 8 岁入私塾念书。

辛亥革命了，清朝改为民国。各乡镇兴办学堂。罗荣桓转入黑田罗氏小学，他对算术、地理、历史这些课程，特别有兴趣，成绩优良。

小学毕业后，他跟三哥到了长沙，进入私立协均中学读书。正赶上五四运动，罗荣桓受了很大的影响。后来因为家里供不起学费，停学回家。

在家里，他一面干些农活，一面和乡里一些有志的知识青年，办了一所贫农小学，招收一百多个穷苦的孩子入学。他自己当了一名教员。

1924 年，他考进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。在学校里，他参加了学生会，为了抵制日货，他和同学们集资，办了个小小的实业社，自己生产肥皂、蜡烛和纱布。

1925 年 5 月间，青岛日本纱厂里的中国工人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青岛总工会领导下，举行大罢工，遭到镇压和屠杀。罗荣桓参加的学生会，积极支援工人罢工，发动学生罢课，演戏募捐，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。不几天，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“五卅惨

案”。学生会派他去上海，向各界揭露日本资本家勾结军阀屠杀青岛工人的事件。

1927年春天，罗荣桓考进武汉大学，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七、八月间，他遵照党的指示，到湖北南部的通城、崇阳一带，发动农民暴动，带了一百多人，准备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。暴动队伍走到江西修水县，和起义的武汉警卫团汇合，打了几仗以后，部队开到永新县的三湾进行改编，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，开始了红军生活。担任过连队和纵队党代表，红四军政治委员，和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。参加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罗荣桓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、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、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、山东分局书记；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、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、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。在这两个时期，罗荣桓领导建设革命根据地和二线兵团方面，创立了优异的功绩。

罗荣桓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，和“左”、右倾机会主义作不懈的斗争。特别是辽沈战役以前，与林彪的右倾思想，进行了多次的斗争，终于说服了林彪南下作战，打下锦州，取得解放全东北的胜利。并促使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，解放平津和中南各省。

1945年，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，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55年，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，授予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。1956年继续当选为中共八大的中央委员，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。

罗荣桓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又是个平凡的人；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、卓越的政治家，又是个普通的战士。他一生对革命无限忠诚，为人民鞠躬尽瘁；他光辉的生平，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

1978 年冬于北京

梁山歼灭战

1939年8月2日，太阳刚冒出地平线，像一团火球喷射出火焰，烧红了半边天。梁山上空没有云彩，山坡上的树木一动不动。东平湖水好似一面大镜子。湖面飘着轻烟，湖边苇子棵里，一群鱼儿在喋水吐出气泡搅起一圈圈的波纹。

山坡上，平地里，到处是望不到边的青纱帐，高粱谷子全都直挺挺地站着，叶子纹丝不动。青纱帐中间，一条宽阔的东西大道，通向汶上的东头。两个骑自行车的人飞驰而来。前面一个身材高大，留着分头，敞开飘动的白布衫，腰里露出一支二把驳壳枪。他额头掉着汗珠，后背湿了一大片；后面一个短小精悍，斜挎着一支三把匣子枪，前面跑的是侦察排长，后头跟的是侦察员，他俩都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侦察英雄。

两个侦察员使劲踩着脚蹬，车轱辘飞快旋转，跑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到梁山脚下，转上西北的坡道，一直骑进张家坊，奔向一座大院，在门外跳下车，大步朝堂屋走去。

堂屋里，罗荣桓政委正和陈光代师长，研究建立梁山根据地的工作。他穿着白衬衫，微微发胖的身体经不住炎热，不断摇着手中的大芭蕉扇。他今年37岁，可在师首长里面，数他年纪

最大。

两个侦察员喊了声“报告”跨进堂屋。罗政委看他们满头大汗，连忙抽出一条板凳，让他们坐在门里的风口上。又从瓦罐里舀了两碗凉白开，递了过去。侦察排长咕嘟咕嘟喝完水，开始报告敌情：

日军三十二师团的炮兵一部分和一个步兵大队，共 600 多人，带着两门野炮，一门九二步兵炮，两挺重机枪，十几挺轻机枪，由大队长敏江少佐率领。昨天下午出城，晚上驻在运河边上的靳口镇。一清早向西进犯，估计下午可到达梁山。

“吃掉它！”细高个的代理师长陈光喊着。他像猎人看到野兽，绝不让它跑掉！他走到墙边，用手指一拃一拃地量着军用地图，计算靳口到梁山的距离。

罗荣桓政委也想歼灭这股日军，但他考虑的更多，自从首战平型关以后，部队在山西各地歼灭了许多日军。为了开展游击战争，奉中央军委的命令，一一五师实行大分散，有的留在山西，有的出兵苏北。两个先遣支队挺进微山湖西和冀鲁边，他亲自率领师部和六八六团，去冬向山东进军，今年 3 月进入鲁西，消灭了盘据樊坝的 800 伪军，扫除了运河一带的伪据点，但还没有好好教训一下日本强盗。今天 600 鬼子送上门来，正是一个好机会。可是手边部队太少，只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，想在白天吃掉装备优良的日军，不那么容易，先得把敌情摸清楚。

“情报是怎样搞到的？”罗政委的双眼从眼镜片里看着侦察排长。

“昨天在城里，地下党的关系从一个翻译官嘴里听到的。”侦

察排长回答：“下午我们躲在城西关老乡家里，亲眼看了一遍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小个子侦察员证实说，“排长叫我点人数，他记枪炮。两门野炮很大，每门都用八匹骡子拉着。”

“敌人带着野炮……想干什么？”罗政委低声沉吟着。

“听说是出来武装示威。”侦察排长说。

罗政委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，他认为敌人主要是来寻找我们的主力，因为梁山地处津浦铁路西侧，威胁敌人南北交通动脉。日军想趁我立足未定，破坏新区的建设。

罗政委请来司令部的科长们，研究作战方案，多数同志主张打，但担心我军兵力太少。有个同志引了孙子“五则攻之，十则围之”的话，认为以相等的兵力，要歼灭装备优良的敌人有困难。

罗政委承认这是不利的因素，但有利的因素更多：我军士气高，作战勇敢；打游击战有丰富经验；地形有利，只要不暴露目标，全歼或歼敌一部分是有把握的。

大家同意打。罗政委叫参谋们马上通知各部队，作好战斗准备，叫各单位来一个首长，骑马到郝家山头集合，一块去看地形。

“地形不是早看过了吗？”陈光师长焦急地说：“别耽误时间了！”

“来的赢！”罗政委指着桌上的闹钟说：“敌人带着笨重的武器，大热天步行，最快也得中午才能到这里。战前让大家再熟悉一下地形，有好处。”

罗政委和陈师长骑着马，带着各单位的指挥员，沿着梁山下东西大道两侧转了一圈。选择了前店子集附近的石头园和刘家庄，作为东西的伏击点，骑兵连埋伏在梁山脚下的树林里，指挥所设在郝家山头。

郝家山头村北松林里，手摇马达嗡嗡叫。报务员给独立团发电报 命令该团一营 从西边 50 里外的驻地 急行军赶来参加战斗。

松林外 罗政委站在高处 用望远镜眺望东南方。大道上望不到人影 天空中看不见烟尘。他想敌人离的还远 吩咐瞭望哨注意观察，自己回到松林里。警卫员递上大芭蕉扇。他从皮挂包里取出一本线装的《水浒传》 坐在地上扇着扇子看书。看到“吴用智取生辰纲”那回上面有一首诗：

赤日炎炎似火烧，
野田禾苗半枯焦；
农夫心中如汤煮，
公子王孙把扇摇。

“多好的诗啊！”罗政委问身旁一个参谋，“你看过《水浒传》没有？”

“小时候看过。”那参谋说。

罗政委笑笑说：“咱们现在都成梁山好汉啦！今天要劫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生辰纲 是日本军阀的大野炮。”

那参谋也笑了，问：“水泊梁山，气魄雄伟，景色秀丽。怎么眼前就几个小山包？”

“写小说嘛，总要夸张。”罗政委说。不由望着身旁的山头，“也许是年代久了，沧海桑田的缘故吧？”

炊事班送来丰盛的午餐：热蒸馍，小米稀粥，猪肉炖豆腐。事务长和炊事员们，为了保证打胜仗，想方设法改善生活。

几个人一组，围着香喷喷的饭菜，坐在地上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罗政委不让警卫员单独打饭，和参谋们一块就餐。

吃过中饭，便衣侦察员跑回来报告：大队鬼子出了张家楼，正向梁山前进。

罗政委和师首长们走出松林，爬上高坡，站在几棵大树中间，望见远方升起一大团烟尘。烟尘下面，青纱帐挡住视线，只见一面耷拉着的太阳旗，在高粱棵顶上移动。罗政委对作战参谋说道：

“通知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！叫战士们隐蔽好，没有命令不许开枪。”

十几个日本骑兵，慢慢走出青纱帐。隔开百十公尺，走着一队步兵。接着是骡马拖着三门大炮。后卫又是一队步兵。队伍稀稀拉拉，走得很慢，拖得很长。

敌人前面没有尖兵，两翼不派搜索部队。罗政委想：“这个日军指挥官，一定很骄傲，仗着优势装备，瞧不起八路军。”看到敌人的弱点，罗政委很高兴，亲自打电话给伏击连，吩咐他们沉住气，不要暴露目标，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，听命令再打。

日本骑兵踏上起伏的丘陵道，对大路两旁的树林，一点也不放在眼里，仍然放松缰绳，让大洋马一步一颠，慢慢走进伏击圈。后面的步兵拖拖拉拉跟着。一小时以后，先头部队接近石头园，尾巴也过了刘家庄。

“是时候了！”罗政委朝着作战参谋喊道，“打信号弹！”

梁山上空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。埋伏在石头园南坡的六八六团第十连，班以上的干部，多半是老红军，战士大部分是山西兵，战斗经验很丰富，打埋伏更是拿手好戏。连长看见信号弹，

立即下令开枪。

“哒哒哒哒……乒乒……哒哒……啪啪……”三挺轻机枪像急风暴雨，向着一百米外的鬼子射击。步枪瞄准敌人，一枪一个。

霎那间，大道上人仰马翻，鬼子骑兵一个个落马。步兵也乱成一团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活着的到处乱窜。夹在步兵中的炮兵，更是狼狈不堪，拉着大野炮的骡子，有几匹倒下，其余的受了惊，尥着蹶子，乱蹦乱跳，挣不脱缰绳，鬼子炮兵只顾自己活命，有的撒腿乱跑，有的爬在炮车后面躲子弹。

后卫两个步兵中队，掉转头来向东跑，跑到刘家庄附近，被埋伏在西坡的特务二连，一阵机步枪打住了。鬼子官组织了三次冲锋，想夺路逃跑，都被二连战士打了回去！

伏击圈的南面是一片洼地和水汪子，被打乱的鬼子纷纷向北逃，想抢占梁山制高点。

战场上的一切，在罗政委的望远镜里，看得很清楚。他对作战参谋说：

“吹起冲锋号！命令骑兵出击！”

一阵嘀嘀打打的冲锋号声中，几十匹战马从山坡林中冲出来。骑兵们举着闪光的马刀，喊着震撼山岳的杀声，冲向逃上来的鬼子兵。鬼子兵吓坏了，又一窝蜂似的往回跑。骑兵们冲到鬼子群里，像切瓜砍菜一般，用马刀劈着日本兵的脑袋。

大道两头的伏兵，纷纷跳出阵地，端着刺刀冲向敌人，东西夹击，刺刀捅进鬼子们的前胸后背，包围圈逐渐缩小了，大部分鬼子被迫退到南面的洼地。突然间，洼地前边小高地上，一挺重机枪向我冲杀的骑兵开火，几匹战马倒下去。大道南面几挺歪把子轻机枪跟着叫开了，阻止我冲锋的部队。看来日军指挥官

已经从慌乱中醒来，抓住部队抵抗，用火力掩护鬼子兵往南撤退。

一股日军占据有利地形，用优势的火力掩护溃退的鬼子兵，轻重机枪猛烈扫射，掷弹筒跟着轰击，拦住了我追击的骑兵和步兵。

逃散的鬼子兵重新组织起来，一个小队抢占西边的高阜，向石头园我军阵地侧射。日军从青纱帐中，一群一群向西南逃窜，占领独山和山下的独山庄。

追击部队包围了独山庄，师指挥所移到郝家山头。罗荣桓和陈光带着参谋人员，来到独山东北的坡地上，用望远镜观察庄里和山头上的敌人。

太阳偏西了。陈师长主张乘敌人立足未定，一鼓作气攻下独山庄。

“莫慌！”罗政委说：“敌人占领了庄子和独山，成为犄角，可以发扬火力互相支援，现在进攻伤亡大。等天黑了，独立团的部队赶到了再打。”

罗政委回到郝家山头，后勤部一位负责同志跑来请示，问缴获的三门大炮怎样处理？

“大炮拉到哪里了？”罗政委问。

“在村外。”那个同志答。

“走，去看看！”

罗政委和陈师长走到村东头。一大群老乡和八路军，围着三门大炮看热闹。看到首长们来了，连忙让出地方。首长们喜笑颜开地摸摸炮轮，敲敲炮筒。在八路军里没有这样大的野炮。一一五师只有两门苏联造的机关炮，还有八门八二迫击

炮。

罗政委和陈师长商量好，对后勤的同志说道：

“步兵炮发给六八六团，叫他们搞两个驮架，拆开来用骡子驮。”

“这两门野炮呢？”后勤的同志问。

罗政委看见人多，没有回答。他考虑到野炮笨重，带不动，又没有可以存放的地方。敌人打了败仗丢了大炮，一定不甘心，很快就会进行报复扫荡，埋起来容易被找到。他走出人圈，对后勤的同志说道：

“把两门野炮秘密地沉到东平湖里，炮筒和炮轮不要沉在一个地方，路上不要留下痕迹。记住沉炮的地方，等有条件再来捞。”

回到住处，值班参谋报告，独立团团长带着一营赶到了。罗政委叫参谋通知他，让部队吃好饭好好休息，安顿好了来接受任务。

警卫员打来晚饭，说房东家里，从独山庄逃出来一个亲戚，正讲着鬼子进庄的事。

罗政委很感兴趣，马上让警卫员去请那个老乡。警卫员说：

“首长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去请老乡。”

“乱弹琴！快去！”

“饭菜凉了！”

“大热天，凉了好吃。快去！”

警卫员只得出去，请来一个老大爷。

罗政委让完坐，递上一支香烟。

“俺抽这个。”大爷掏出烟荷包说

罗政委划了一根火柴 给老人点上烟锅 问道：“老大爷 贵姓？”

“ 免贵 姓武。”老大爷说。

“ 是武松的武？”

“ 对 对 景阳岗打大虫那个好汉 跟俺是一家子。”

“ 老大爷 鬼子到你们庄 都干了些啥事？”

“ 挨家翻东西 用枪打小鸡 杀猪割猪头 剥猪手 剥了皮 把杂碎都扔了 奶奶的 还糟践老娘们 吓的闺女媳妇到处藏……”

罗政委把话题引到独山庄的情况。仔细问了围寨高低，房屋布局，街道宽窄，鬼子们住在哪些房子。又问了庄外独山的高低 周围的坡度。

武大爷回答后 问道：“同志 是不是要打鬼子 俺给你们带路。”

罗政委感谢老人的好意，请他回去休息，需要的时候，再请他帮忙。

老人走了。罗政委吃过饭，陈师长和科长们，几个战斗部队的负责人，也先后到了。

罗政委向大家介绍独山庄的情况，决定今晚上消灭敌人。作战科长提出作战方案：特务二连攻北门，六八六团八连攻西南角，十连作预备队，独立团一营负责攻独山……大家同意作战方案，只是攻击时间有分歧。多数同志主张上半夜打，理由是昼长夜短，拂晓前不解决战斗就不好办。

罗政委分析敌我情况，主张下半夜打。理由是：敌人白天吃了大亏，上半夜一定戒备森严。上半夜不打，麻痹他一下，叫他摸不到头脑。鬼子们白天走累了 打乏了 上半夜不敢睡 下半夜

必定疲乏不堪。等他们睡了大觉，再给他来个突然袭击。好在庄里没有坚固的工事，下半夜的时间足够了。

决定好战斗部署，各单位分头作准备。

太阳落山了，威力还留在大地上，东平湖蒸发着白天吸收的热气，晚间比白天还闷热，梁山南面一片静寂，只有青蛙和昆虫在叫唤。

二更天，东平湖上起了一阵怪风，梁山上的松林呼呼乱响，空中的星星逐渐隐没，天边闪着电光，远处响着雷声。不一会儿，风停了，雨下不来，天气更热得难受。

罗政委在院里乘凉，坐在硬木太师椅上，似睡非睡，不断摇着手中的芭蕉扇，驱赶成群的蚊子。值班参谋从屋里走出来，罗政委睁开眼问道：“部队出动了？”

“出动了。”

“走！”罗政委站起来。

司令部的人员，随着罗政委出了庄子，走到独山北面的临时指挥所。

这时候，战斗部队摸着黑路，分头向独山庄前进。八连由南向北运动，师部的侦察排长和两个侦察员当向导。战士们的右臂都扎着白毛巾，作为夜战的识别记号。突击排抬着云梯，队伍不声不响地来到独山庄外，进入西南角的冲锋出发地。

部队隐蔽在庄稼地里。侦察排长带着一个侦察员，悄悄摸到寨墙外面，听不见里面的响声。排长投进一块小石子，还是没有反应。他决心扒到墙上看看，踩着侦察员的肩头，腾身扒上寨墙朝里望。庄里一片沉寂，只有几处灯火。仔细观察了一阵，他跳下来，叫侦察员去通知突击排。

突击排跑步来了，迅速架上云梯。侦察排长第一个爬上去。连长和战士们一个个跟着爬上寨墙，跳进庄里。

果然不出所料。鬼子上半夜加岗加哨，戒备森严。下半夜松懈下来了，官儿们不查哨，巡逻兵不游动，哨兵坐在寨门下打瞌睡，士兵们躺在院子里睡大觉。

侦察排长干掉了鬼子的哨兵，打开寨门。翻墙头进来的突击排，包围了一座大院，朝着横七竖八睡在院里的敌人，扔进十几个手榴弹，炸得满院鬼哭狼嚎！战士们端着刺刀冲进院里，把活着的鬼子穿死。

八连外面的两个排风快地冲进庄里，把敌人分割包围起来，用手榴弹和刺刀消灭掉慌乱的敌人！

爆炸声中，特务二连也攻进北门。武大爷给他们带路，指点住着日军的院子。战士们冲进去，把来不及抵抗的鬼子兵消灭！

庄里到处发生巷战。一小时以后，庄里的枪声沉寂了。庄外独山上的战斗，打得十分激烈。独立团两个连攻了几次没有攻上去，伤亡了几十口人。

罗政委和陈师长来到独山下，找到独立团的指挥所。

“你们怎么搞的？陈师长朝团长吼道，“庄里二百鬼子早就消灭了，山上几十个鬼子，你们打了半夜还拿不下来！你给我亲自带队伍冲上去！打不下来，别回来见我！”

团长又羞又愧又恼火。罗政委把他叫到一边，详细问了攻不上去的原因，作了具体指示。团长接受了教训，叫一、三连从南面和东北角猛攻。自己带着团部十几个老兵，一式驳壳枪，还有两挺花机关（冲锋枪）每人背着两袋手榴弹，从西面的陡坡往上爬。

陈师长调来一挺重机枪 参加正面作战。轻重机枪猛烈开火，掷弹筒接连向山上抛射。独山顶小庙周围一片火海，一、三连的战士从两边往上冲锋。

独山上的鬼子兵死伤了一大堆。一个中队长指挥剩下的二十几个士兵，仗着有利地形和弹药多，拚命挣扎顽抗。他们只顾防着南面和东北角，没料到西边陡壁偷偷上来十几个八路军，一排手榴弹扔到机枪阵地上爆炸，当场把两个射手炸死！

日军中队长顾此失彼，慌忙带着十几个鬼子退进小庙里抵抗。

一、三连的战士们也攻上来了，部队把小庙团团围住。鬼子一挺轻机枪架在窗口扫射，掷弹筒弹从门窗里往外扔。战士们打得眼睛冒火，有几个摸到庙墙根，把集束手榴弹扔进窗里，敌人的机枪哑巴了。

战士们端着刺刀冲进小庙，把活着的鬼子一个个挑死！

天刚亮，独山上的战斗也结束了。600多个日军除了十几个俘虏，全部被消灭！

几天后 济南日军司令官尾高次郎 调动了 5000 日军 百多辆汽车和装甲车，对梁山地区进行报复扫荡，到处找野炮和八路军 找了一个月 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
1978年8月于济南

微山湖的浊浪

四围敌垒不闻鸡，
雪拥南阳急马蹄，
惠及死人肉白骨，
至今歌颂满湖西。

宋朝范仲淹曾用“虎啸猿啼，浊浪排空”形容洞庭湖的坏天气。我借“浊浪”作题目 指的不是微山湖的气候 而是比喻1939年湖西“肃托”事件。

上面那首诗，是曾在微山湖地区工作的郭影秋，为怀念罗荣桓同志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精神处理湖西“肃托”事件 救了500多名干部，为被难的同志伸冤而作的。诗的前两句后文要谈到，这里不作注解。第三句“死人”指的是行将赴死的人 因罗荣桓同志飞马赶到而获救。“肉白骨”说的是被杀害的同志得到昭雪。

1939年下半年，湖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“肃托”事件。这一事件在我心中翻腾了将近40年，而今写起来 依然心情激愤 感慨万端。